



与易蓬有个约会

◎碧水

那一日，易蓬约我们去打台球。

而我失约了。事后，我做了一份笋干烤大排，向易蓬致歉。地道家乡菜，母亲传授的厨艺。易蓬归还餐盘时，直竖大拇指，连连夸好。继而做了打台球的动作，再次约我去打台球。

易蓬与我有个约会，而我一直没赴约。

易蓬来自印度尼西亚，是家里的幺子。易蓬是靠其姐的资助到法国攻读地质学的。易蓬的生活颇为节俭，平日里，不是一大碗番茄面，就是一大盘辣椒饭打发一顿。

露希拉的别墅靠近贝桑松大学，这些年一层楼的两室一厅一直出租给留学生。三年前，易蓬租住露希拉的房子，与儿子成为室友。

我的外公是印尼华侨。也许是因为这一缘分，也许是因为同样有个留学的儿子，我与易蓬相见，便有似曾相识的亲切。每次烤大排或炸鸡翅，总做多一份，给他打牙祭。一次，买来大西洋海虾，做了茄汁浓汤虾，还有酸辣土豆丝，中西合璧的菜肴，又开了瓶玫瑰红葡萄酒，请易蓬共进晚餐。餐间，我们说到彼此家乡，谈起父母，易蓬的眸子闪烁喜悦。易蓬说他爱弹吉他，喜球类运动，说他暑假去法国的葡萄园打工，晚上睡的是露天睡袋。就是那次聚餐时，他听我说喜欢打台球，便约一起打台球去。

贝城有篮球场，有足球场，有网球场，皆免费开放，遗憾的是没有免费台球馆。据说打台球消费不菲。这里的消费习惯皆为AA制，也就是易蓬约我打球，还得自己埋单。想到他的节俭，想起他与同学分土豆的一景，我找了个理

由暂时失约。

那时，我刚到贝城不久。易蓬从超市买来5公斤大袋的土豆，因没有秤，只得逐个平分。易蓬与他的同学分土豆，那场景很像我们儿时的分杨梅。易蓬拿一个大的，其同学拿一个大的，易蓬一个小的，其同学一个小的……见此，我的心有点酸。留学生如此分土豆，是因为这样比他们各自买2.5公斤的土豆，能节省零点几欧元。

易蓬与我有个约会，而我失约了。

我们搬家，易蓬来帮忙，来回搬运了多次。最后他把我的大箱子送到车站，分别时说要来贺乔迁之喜。于是约定新年的第一个星期六。到了星期五，我收到他的短信，说不能来了。

与易蓬有个约会，这次是易蓬没有来。

1月5日是贝城的主显节，此乃西方的传统节日，类似家乡春节后的元宵节。房东露希拉请我们去过节，听说易蓬也去。主显节那天，露希拉家餐桌的正位一直空着，此乃主宾位，在圣诞节时是露希拉儿子的座位。去年，露希拉为她的儿子、儿媳办五十岁生日宴，正位坐的亦是她儿子。主显节聚餐时，露希拉将正位留给易蓬。可左等右等，就是不见易蓬来。

露希拉打开红酒，切开了国王饼，开始寻找“国王”……易蓬还是没有来。

儿子轻声对我说：“易蓬不来啦。”

原来露希拉在厨房告诉儿子，最近易蓬的心比较烦，因考试没通过，新年前移民局拒发他的居住证。

打那以后，每次路过露希拉家，我都会遥望易蓬房间的窗，那扇关闭抑或敞开的木窗，还有那窗棂后或亮或暗的光线。祝愿易蓬顺利通过补考。我与易蓬还有个约会呢。



我的推销日记(三)

◎暴雨

公司里进进出出的人如过江之鲫，很多人做着做着就不见人影了，新面孔也不断涌现。两个多月下来，每周销售业绩榜中，我的名字总傲居前三席，李经理、小马师傅及各个“前辈”商量后，决定让我当组长，却始终不提让我转岗做文员的事。我想也许需要继续考验我的“组长”能力吧，也就不敢提。

这天来了一位来自宁海的女孩，小徐，戴浅褐色藤帽子，睫毛膏涂得又卷又厚，几粒粉刺从厚厚的粉底下凸出来。一瞅这妆容，我几秒间就与她保持了安全距离。另一位男的，小李，酷似周华健，罩一头松蓬蓬的头发，嗓音里却携着沧桑味，“周华健”自来熟地告诉我，他是某某学校毕业的——居然遇到校友了！他说他在海运公司上班，假期里，想赚点外快。

分组时，小李和另一个来了两天的“小阎”加入了我的组。小王做得波澜不惊，继续跟着小马，小徐也划入了小马组。

我们停在一家公司门口。阳光下，“某某有限公司”字样熠熠生辉。门卫师傅是个好说话的人，见我们学生打扮，放松了警惕，于是我们轻轻地朝着董事长办公室走。穿过整洁的走廊，回头望望那位慈祥的门卫师傅，打心里感激他，见惯了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门卫，能被如此善待的时候着实不多。平时，我们经常跟他们打“迂回战”：一个吸引他们的注意力，另一个辗转潜入……

董事长四十岁上下，他打量了一下我们的装扮后，点了点头，示意我们坐下来，还让秘书沏上茶：“你们有多少袜子？我全要了！”什么？我的台词都还没酝酿好，我一时懵了。

我定了定神说，哦，我们有好几袋呢！赶紧招呼小李来点数。第一天当他的师傅，竟然撞上此等好事，我的心在怦怦乱跳。

董事长让我们算好总共要多少钱，然后二话不说，从皮夹里抽出好几张百元大钞，既没有讨价还价，也没有问任何质量问题，却说了“题外话”：“你们都是从学校毕业没多久的吧？”

“是啊！”我如实作答。

“说实话，我以前也是做过一段时间推销的。那会儿，我经历过跟你们一样的日子，知道推销的辛苦！哦，你们坐一会儿再走吧，外面这么热！”

我们谢过他的慷慨，不好意思久留。我经历过多次成交，有“老乡”，有医院院长，也有普通的工人等，像这么大量的，尚属首次。

早早完成了当天的销量任务，又不想回公司，我就与“徒弟”们一块在附近闲逛。临近中午，意外碰见了小马和小王。“小徐呢？”我四下一看。小马道：“小徐总喜欢单独行动，也不知道她做得怎么样了。”

在一家餐馆，我点了青菜肉丝炒年糕后，小马脸色变了，我不由问道：“怎么啦？”“你能不能别老在我面前吃猪肉啊？”他皱着眉。我顿悟：他是回族的！

小王捅了捅我的手肘，偷偷告诉我：这段时间小马业绩很差，今天更是没有任何进展。

其实，即便做得再好，大家因为没有底薪、自负盈亏，也攒不下几个钱。我后来得知，小马竟然向小徐借过钱，而小徐推脱不肯借，却又经常打传呼给小马。凭感觉我知道，她对小马有特别的感情了。

天渐渐凉了，转眼到了金秋十月，自考的讯息来了。由于我在学校时已通过了好几门，加上公司迟迟不提让我当文员的事，所以决定参加自考。那段时间，边复习，边推销，我显得有心无力。考试那天早上，同事们都祝我好运，小王给了我一个热情的拥抱。

《财政与金融》一考完，我就坐上10路公交车回宿舍，却遇铁将军把门。我摸摸口袋，一元四毛硬币在清脆地响，索性称了点瓜子，坐在公交车站嗑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小刘骑车来公司，正好看到我，她说：“啊，你来得这么早！”她把一串钥匙递给我，又让我吃了块番薯，冷的，可味道甜津津的，想家的感觉忽然在我心底涌上来。这时，传呼机响了。

伯父说，你赶紧回家吧，北仑明天有场招聘会。

去招聘会一看，不仅没有什么好单位，而且条件苛刻。填了几份表格，我就赶往伯父家。豆大的雨下来了，我被淋得落汤鸡一般。次日，伯父带我去他的单位，我带去的袜子销售一空，可我没有丝毫成就感。

在家休息了几天，我整个人变得懒洋洋的。母亲戏谑我是非洲人时，我对着镜子，看见了颌口与脸上皮肤的鲜明色差。

几天后到宿舍，小刘的床铺已空空如也，小王对我眨眨眼说，她搬到李经理住处了。不久，李经理宣布，要么去拓展新市场，要么换产品——情侣表，这样市场可以重复做。我心想，又得换推销术语了。



◎陈红莲

过了年，张红出来找工作。

张红是一名五金仪表车师傅，从儿子一出生就学的这个，平头、打眼、车外圆、镗孔、磨钻头，几乎样样精通。

刚开始做这行的时候，张红还是一个风韵犹存的少妇，那时大班人马整齐地坐在一个大车间内，一人操纵一台仪表车，左手掌握零件的松放，右手负责产品的加工。机器轰鸣，声势浩大，一到下班，两只手酸痛得似不长在自己身上；日积月累，手心磨起了厚厚的老茧。过了几年，流行起自动仪表车来，虽然价格昂贵，可是只要编好程序、上足材料，就能日日夜夜二十四小时不停地运作，省了不少人工成本。老板们纷纷购买，用来做固定产品，效率倍增。又过了几年，随着产品精密度提高的要求，流行起数控车床来，一个工厂往往只剩下两三台仪表车，用来做做小产品小零件之类。偌大的车间，机器多过人员，卧牛一般大的三台数控车床中间嵌着一个麻雀一般小的操作人员，觅食似地飞梭在巨大的机器之间。操作者只需编好程序按下开关，产品由机械手直接抓起输入到轨道上来，完工后又从输出的轨道上抓下去放到指定的地点。机械手比人类的手臂有力许多，不知疲倦，不辞辛劳，大大减轻了劳动者的强度，既保证了产量、又保证了质量，自然成了五金行业的香饽饽。

时代在变迁，张红却一直默默地干着老本行，一个人对着全厂仅剩的一台仪表车全力以赴，早出晚归地赶工。开始的时候，有人劝她改学数控，张红也动过心思，可是她心向着仪表

车还可以做，就一直犹豫不决地拖了下来，直到年前企业主彻底淘汰了厂内仅有的一台仪表车。她因此失了业，得重新找工作了。

一晃25年，如今的张红变成了一位典型的中国大妈，年近五十，头发泛白，眼睛也开始老花，动作没以前那么麻利了。

张红心里思忖，做生不如做熟，要不再找个有仪表车的五金厂吧。可是几天下来，她发现如今的五金制造业中需要仪表车工的几乎为零，一听说是做仪表车的，老板们甩手摇摇头，连话都不愿多说一句。张红曾经也是这个行业的佼佼者，看到自己这么不受欢迎，她心里有深深的失落，走着走着，仿佛觉得自己矮小了许多。

学一门技术，跟相亲找对象差不多，对了人，还得恰好对准了时间与空间。张红跟我说，要是年轻十岁，精力尚可，虽然文化低，凭着一股拼劲，总是可以学会做数控车床的，可如今，图纸好像催眠曲，看一会儿就想打瞌睡，精力大不如从前，真不是学这个的时光了。但是社会在进步，一技之长用一辈子的观念已经过时了，你在家休息一年半载，出来后即使做的是同一行，或许就又变成新手了，技术更新的速度超过你的想象。许许多多的职业正在被时代之手无情地折腾淘汰，插秧机代替了插秧手，收割机代替了割稻客，各种各样的下岗人员有的转行了，有的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，适者生存，你不想与时俱进，对不起，不是你说了算。当今的社会，实体店遭电商无情冲击，出租车与滴滴打车激烈竞争，支付宝与银行卡互相绑定，据说自动驾驶汽车要投入批量生产，连司机的职业也即将不保，真是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的。

看来不管张红愿不愿意，只能改行了。



旅法漫笔

改行